



点 滴

闯关

□ 牧徐徐

人的一生要闯多少次关？升学关、事业关、疾病关，乃至生死关。

有些关，闯不过去，还可以重新再闯或另寻出路，而有些关闯不过去，则意味着就此结束。但好在，多数闯关不是突发的，要么提前告知，要么不断暗示。比如学业中的各种考试，都给足了备考者准备时间，一步步才走到关前。即使是重大疾病到来之前，也大多会有各种暗示和预兆，只是当事者没有认真留意。

因此，闯关看似很可怕，但只要做好足够的准备，付出必要的努力，都是有突破难关的可能的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异想天开

□ 马蒂斯·范博克塞尔

一条狗嘴中叼着一根香肠过河，突然在水的倒影里看到另一条狗也叼着一根香肠。为了对得起自己，它把自己的香肠扔掉，去咬另一条狗嘴中的香肠。于是，它自己的香肠和水中对手的香肠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与其说痴愚源自感官缺陷或是推理漏洞，不如说是因为某种形式的异想天开：为了向别人展示我们的价值，我们自己都找不到北了。这种盲目的愚蠢的意愿，让我们丧失了一切分辨力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河豚吹气

□ 黄永玉

河豚浮于海面，肚皮朝天，呼救无门。鲛鱼见之曰：“老弟何来如此模样？”

河豚曰：“学术所误。”

鲛鱼诘曰：“学术何毒若是？”

河豚曰：“弟论述家世时可能自吹过足。”

鲛鱼曰：“则如之何？”

河豚哭曰：“上苍佑我，勿令海鸟啄穿肚皮。”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

青豆荚，终于熟了

□ 申宝珠

那一年，高考成绩出来了，他因为差录取分数线3分而名落孙山。他垂头丧气地从学校回来，脸上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一丝笑容。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视，一看一整天，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了，就把自己重新丢到床上。父亲总是时不时来敲门，讨好般劝他出去逛一逛，而他只是冷淡地说一句：“别管我！”

有一天，他房间的门被“啪啪啪”拍得山响，应该用拳头敲的。他打开门，只见父亲喘着粗气说：“娃，田里的绿豆熟了，往后几天都是艳阳天，这些成熟的豆荚，再不摘就会炸裂在地里。”

他一听，赶紧起床，跟着父亲走向自家的庄稼地。

晨光熹微，早起的人们偶尔与他擦肩而过，一股蓬勃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，而人们并没在意他，更没有问起他高考的事。高考失利，他是那么害怕面对亲朋好友，原来这都只是自己内心的

想法在作祟。

他家的绿豆田足足有一亩地。他走近一看，一条条豆荚果真像父亲所说，只要一个大太阳，就会炸裂在田里。

他跟在父亲身后，一边摘一边接受凉风的吹拂。虽然豆荚已大片成熟，但叶下仍然有青涩的豆荚。它们耷拉着脑袋，就像高考落榜的他，萎靡不振。

他摘下一个尚未成熟的豆荚，想剥开外壳取出里面的豆粒，但它的外壳紧紧地闭合着，没有一丝空隙，他一时竟没能剥开。那一刻，他心生感慨，豆荚想要成熟，需要积蓄多少生命的能量啊！可惜，这样一个没有成熟的豆荚，白白浪费了一场生命。

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他发现父亲不单采摘成熟的豆荚，连没有成熟的豆荚也一起采摘。“摘这些没成熟的豆荚有什么用？”他疑惑地问。

听他终于开口了，父亲开心地告诉

他：“每年绿豆结荚后，有的成熟早，有的成熟晚。把没有成熟的青豆荚摘回家晾晒，这些青涩的豆荚也都会成熟。”

田间徐行，浓郁苍翠，涨满眼帘。入夏后，时有疾风骤雨，转而又清光湛湛。“储存阳光，必有远芳。心中有暖，又何惧人生落榜？”他心里涌出诗一样的句子。那一刻他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——高考落榜的他，不就是一条没有成熟的青豆荚吗？

那些被摘回家的青豆荚，真的在热烈的阳光中绽开了笑脸，成熟了。而他，也终于鼓起勇气，走进学校复读。他相信父亲的话，只要储备了成长的能量，青涩的豆荚也会成熟。

第二年，他考上了一所大学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他喜极而泣。他明白，自己就像那田里的青豆荚，虽迟了点，但终于成熟了。

——摘自《解放日报》



与己同坐

□ 吴琳

在苏轼的《点绛唇》中，“与谁同坐，明月清风我”。寥寥几句就表达了一种享受独处的极高情境。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明月相照，清风做伴，心中只有满满的惬意与丰硕，而不觉孤独。

的确，孤单从来都只是一种外在形式，而孤独却是一种内心状态。一个人是时刻活在自己内心之中的，很多时候，独处并不意味着孤独，相反，它还像一盏茶、一缕香、一首曲，可以尽情品味，然后随它散去，其中的绝妙滋味只有自己懂。

我喜欢在黄昏时出门散步，行至人烟稀少的公园或无人的街道时，只觉空旷、清静，像是那一片天地都为自己而生，徜徉其中，身心有种说不出的安宁。想起不知是谁说过：“一只鸟独自拥有天空的孤独，一条鱼独自拥有大河的孤独，一匹马独自拥有草原的孤独。”这样的孤独宁静饱满并不落寞。

曾有过一次独自旅行的经历。本以为是一趟孤独的行程，谁承想，当我独步于静谧安详的洱海边，身边没有喧嚣、聒噪，唯有自己与缠绵天际的白云、喃喃细语的海鸥，还有那些扎根于湖底的大树做伴……心中竟升腾起一丝从未有过的喜悦与幸福，彼时的我徜徉于广袤的寂静中，坐拥一整片湖海，深深体会到苏轼笔下“与谁同坐，明月清风我”的个中滋味，这是结伴出行所体会不到的乐趣。

年轻时有段时间，曾最害怕独处，怕那种孤独像黑夜侵袭而来将自己包围。偶尔出差，明明可以独住一个房间，却偏要找同事一起住；朋友邀请聚会聚餐，只要没事都雀跃着参加。彼时那颗年轻懵懂的心，以为人多便可驱散孤独，殊不知孤独也是一种难得的情致。年岁渐长后，开始体会到“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”，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独处。独自出行、独自喝茶、独自漫步，皆成了心中亮丽的风景。

曾在书中读到一段话：“真正的孤独是一种专注于自己的状态，既非自私亦不是自大，而是享有自己心灵的空间不被外界打扰，认知人生在世本质上是孤独的，许多人生的课题也是必须孤独地面对而无法让别人分担。”是啊！人总是“越长越大越孤单”，经历过人生得失，品尝过岁月沧桑，更应在喧闹的世界中学会享受孤独。

享受孤独带来的宁静，让我们可以从繁杂的日常抽身，更多地与自己相处；享受孤独带来的清醒，让我们可以审视自我，提升思维，更好地自我成长；享受孤独带来的觉悟，让我们在世事变幻中变得愈加淡然与豁达。

“人生的本质，就是一个人活着。”寂寞会发慌，而孤独则是饱满的，学会“与己同坐”，享受孤独，内心才能时常繁花似锦，生命也才更自由丰盛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跳蚤与过山鲫

□ 陈振林

跳蚤算是一种发育不全的小生灵。它长为成虫时身体仍是短小而紧凑的，前肢是没能发育完全的样子，极短；但它的后肢发育得特别成功，超长而发达。即使这样，成年跳蚤也是无法站立的，因为平衡性太差，更不用说能够走路了。

照说，跳蚤遇到了生命的短板，可能连活下去的能力也丧失了。但它利用自己超长而发达的后肢开始跳跃前行，居然能够比正常行走得到更多的福利。它跳起的高度，可以达到自己身长的100倍。于是，跳蚤轻松解决了生存问题，利用自己的跳高能力，可以潜伏到小动物或人类身上，开始生殖繁衍。

有种鱼叫过山鲫，它有着普通鱼类所没有的生活能力，那就是能够上岸，在岸上蹦蹦跳跳生活，然后翻山越岭，到达自己从未到达的水域开始新的生活。过山鲫离开水能生活一周左右，因为它有特别的辅助呼吸器官——鳃上器。过山鲫在岸上时，可以借助鳃上器吸取空气中的氧气。

这种几乎所有鱼类都没有的功能，应该让不少鱼类羡慕不已。但可惜的是，更多的过山鲫会“淹死”在水中。原来，过山鲫没有鱼鳃，它在水里需要借助鱼鳃换取水中的氧。因此它在水中生活时要不停游动，不然会沉入水底。但水中的氧气大多数时候并不能满足它的呼吸所需，为了得到更多的氧气，过山鲫只能每隔十几秒就把脑袋探出水面呼吸一次。如果它长时间待在水里，尤其是深水处，就会因缺氧而被淹死。

同样是各有优劣，跳蚤利用自己的特长，避开了短板，得以生存；过山鲫只记得自己的长处，却忘记了短处，可能落得个“被水淹死”的笑柄。

如你如我的人类，有如跳蚤，亦如过山鲫。你能发展自己的长处以扬长、铭记自己的短板以避免短吗？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